

摩宝 著

THE CITY OF PASSING TIME

①

流光之城

非外借

中國華僑出版社

靡宝 著

流光之城

下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光之城: 全3册 / 靡宝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113-6821-8

I. ①流… II. ①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17563号

流光之城: 全3册

著 者: 靡 宝
出 版 人: 刘凤珍
责任编辑: 安 可
排版制作: 刘珍珍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张: 55 字数: 792千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6821-8
定 价: 86.00元 (全3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2068999 传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 CONTENTS ／

第十四章	神仙日子	001
第十五章	梦醒之夕	035
第十六章	以父之名	069
第十七章	容少分家	119
第十八章	大厦倾塌	165
番外一	比翼	261
番外二	良人	269
第十九章	流光依旧	207

/ 第十四章 /

神仙日子

离开了市区，列车开始加速，轰隆声越发急促。两边窗外，冬日郊野的景色正飞速倒退。上海这座繁华的都市，以及曾在都市里发生过的那些恩怨纠葛，都被他们远远抛在了身后。

冯世真的心敲打出躁动的节拍，手被容嘉上紧紧牵着，穿过载满了乘客的车厢。她很彷徨，又隐约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那隐秘的期盼生出一股让人觉得羞耻的兴奋，却又无法克制。她像是被施了咒似的由容嘉上拉着走。两人都是那么急切，一路引得乘客们纷纷侧目。

容嘉上走到贵宾包厢门前，把车票和小费一股脑儿地丢给了掌车，一把推开了门。

冯世真还来不及体会掌车那促狭的目光，就被容嘉上拽了进去。

门砰地甩上，一股大力将她压在了门板上，灼热的吻铺天盖地地落了下来。

犹如火星落在了浇了油的干草堆上，轰的一声点燃了熊熊烈火。

两人激动地亲吻，紧紧拥抱着，唇舌辗转痴缠，像是窒息的人在渴求着最后一点空气。

冯世真的手指插进容嘉上浓密而粗硬的头发里，摩挲着他的后颈，仿佛想抚平他的躁动，却好像更加激发了他的血性。

容嘉上近乎粗暴地剥去了冯世真的外衣，将她一把抱起，放在斗柜

上，捏着她的下巴，狠狠地吻住她。

他们捧着彼此的脸，专注而热烈地接吻，用嘴唇去描绘对方面容上的每一根线条，每一处起伏。这也是他们之间第一个两情相悦的吻，不再有挣扎和抗拒，也不再有强迫和怨怼。就像一朵云遇见另外一朵云，就像阳光照在徐徐绽放的花朵上一般自然。

“世真……”容嘉上叹息着，吻着冯世真的耳根，滚烫的唇贴着她的耳朵，“这些天，我脑子里一直回想你冲过来的那一幕。你救了我……我真开心。我太开心了……”

也许那并不只是一场简单的救命，那也许是对容嘉上整个人生的救赎。冯世真自己也说不清楚该怎么理解这句话，但是容嘉上的叹息让她的心终于落下，回归了原处。

喜悦满满四溢，一股从未体验过的惬意涌遍全身。冯世真紧紧搂住容嘉上的肩膀，用力地回吻住他，用这热情的举动来表达无法诉诸语言的欢喜。

容嘉上喉结滑动，甩开了大衣，把冯世真高高抱起，放在沙发上。西装外套、领带、马甲……逐一被丢弃在了地板上。

冯世真红着脸，撑着身子靠在沙发里，双目水光潋潋，像是被春风吹皱了湖水一样。容嘉上带着俊朗的笑，俯身把吻烙在她锁骨处白暂细腻如香雪一般的肌肤上，用力啄出胭脂色的痕迹。

火车呼啸着驶过原野，阳光破云而出，倾泻而下，透过玻璃窗照进车厢里，如轻纱笼罩着沙发上拥吻的两人。

冯世真拥抱着容嘉上，觉得拥抱着太阳一般，浑身滚烫，气息都仿佛要燃烧起来。而容嘉上却连喘息的空隙都不肯留出来，贪婪地吻着，手掌一寸寸抚过她的身躯，挑起一连串的战栗。

心跳已经失控，眼里全是飞舞的金色流光。冯世真犹如浮在云端，失重感让她下意识地全身都攀住了身上的坚实身躯，犹如蔓藤攀着大树。

“世真……世真……我真的……”

真的快活！

容嘉上也觉得浑身都在燃烧，快活得都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像是旅者在黑暗中跋涉千里终于来到了那扇亮着光的门前；像对天乞求了千

年后终于将至宝接在了掌心之中。他快活得都慌了神，急切地想要确认这得来不易的幸福，唇和手都失了节奏。

冯世真只剩喘息。这亲密的感觉是如此奇妙，是她有生之年第一次体会到，几乎一瞬间就上了瘾。

突然又是一阵天旋地转，冯世真被放在了床上。阳光直照在她的脸上。她睁不开眼，抬起的手却被容嘉上握住，十指紧扣着，按在被单上。

冯世真闭着眼，视网膜里是一片金红，唇上、耳际，再度传来唇滚烫的触感。

容嘉上吻得那么虔诚，像是在膜拜女神。

轻柔的阳光下，他温柔而坚定地褪去她的衣裙，吻紧接着印在裸露出来的肌肤上。

车厢里暖气开得十足，冯世真鼻尖冒着汗，身躯颤抖着，终于还是忍不住羞耻，抬手挡在眼睛上。而吻和手却放肆地在身躯上扫荡，像画家在画布上留下浓重的笔触。

当她觉得自己快承受不住之际，那具滚烫的身躯沉沉地覆了上来。光滑滚烫的肌肤没有隔阂地贴在一起，摩挲之中引发令人心旷神怡的惬意。

冯世真忍不住侧过脸去寻找容嘉上的唇，她特别想吻他，想紧紧拥抱他，对他说点什么。心里涌出浓浓的爱意，多到让她都有些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了。

“别走……”容嘉上热切地吻她。

“嗯。”冯世真仰起头，眼角湿润，迎接着灵魂上最彻底的震荡，和那一股伴随快乐而来的疼痛。

坚硬与柔软碰撞，身躯交融为一体，难舍难分。

他们紧紧拥抱着裹在薄被里，在阳光下温柔缠绵。

冯世真觉得他们像是两个失明的人，用唇，用手，用每一寸肌肤，去感受对方的温度和轮廓，去发现以前所不知道的细节，去重新认识这个人。

时间仿佛过得极慢，每一秒都被拉长。身体里的躁动就像草原上的野火，明明已经扑灭了，可只要一点摩挲，一个轻吻，就又熊熊燃烧起来。

容嘉上狠狠地压制着冯世真绵软的身躯，像是个饿慌了的流浪儿终

于抢到了一碗香喷喷的菜肴。他凶狠地霸占着，不知餍足地吃着。而冯世真的喘息里带着一股撩人的春意，双臂紧拥着他起伏的背脊，纵容着他更加彻底地占有。

强烈的快意冲昏了他们的头脑，让他们神魂颠倒、不知疲惫地沉醉在这美妙的境界之中。

他们应该睡着了一阵，冯世真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转到了车厢的另一面。可她来不及思考，容嘉上又摸索了过来，用他甜蜜的唇、滚烫的胸膛和坚实的手臂俘虏了她，再度将她拽入了迷情的深渊。

等神志再一次回归本位的时候，冯世真注意到天色已经开始转暗了。身躯疲惫酸痛，可精神却依旧兴奋，好似巨浪退去，但是波澜依旧轻缓地来回荡漾，余韵绵长。

男人自身后将她拥入怀中，贴着后背的胸膛烫得似烙铁，绵长的呼吸拂在她的后颈。

冯世真转过身去，凝视着容嘉上的睡眼。她不禁微笑起来，目光里充满了爱意。

之前还那么生龙活虎地折腾她，现在睡着了，又像一个乖巧无害的孩子。

明明是个非常年轻的男人，怎么会拥有那么张面孔呢？

可是冯世真已不打算去追究究竟哪张面孔是真，哪张是假。她彻底放下，不再纠结。不论这个男人是谁的儿子，做过什么，爱不爱她。只要此刻他们在一起，每多一分钟，就制造了一分钟美好的回忆。

她做回了当初那个主动大胆邀请男孩跳舞的女孩。就当他们是两个在舞池里邂逅的陌生人，伴着一首悠扬的情歌，假装深爱着，在旋转的流光下相拥起舞。

等舞曲完毕，流光熄灭。这就是一段被永远封存的记忆。

“在想什么？”容嘉上睁开了眼，冯世真的视野里也因此亮起了光。

“想你。”冯世真用手指一点一点描绘着情人俊美的眉眼、温润的唇。

容嘉上捉住了她的手，放到唇边吻着，说：“我也在想你。”

“想我什么？”冯世真枕在他的手臂上，好奇地看着他。

容嘉上拥着她，爱不释手地轻轻摩挲着她光洁的胳膊，说：“想怎么让你快乐。想我们以后该怎么办？想……想要怎么做，才能让你不失望。”

冯世真依偎在他的怀里，轻声说：“不要想那么多，嘉上。我们已经离开上海了。”

容嘉上缓缓叹了一口气，放肆地笑了起来：“是啊，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火车抵达南京的时候，天色已转暗。两人投宿酒店，容嘉上同前台说开一间房的时候，冯世真安安静静地站在旁边。两人眼神心照不宣地接上，冯世真率先忍不住移开了，脸有些发烫。

侍应生引着他们去房间的路上，两人一直手牵着手。容嘉上的手指不安分地在冯世真的掌心里挠着，挠得她的脸颊越发烫，渐渐抬不起头来。

等进了房间，容嘉上把大衣往地上一丢，迫不及待地把冯世真压进沙发里。

冯世真轻抽了一口气，随即又轻笑起来。那笑声十分俏皮，银铃一般悦耳。容嘉上深深呼吸着情人身上清爽淡雅的芳香，沉重地吻着，唇齿交缠，舌彼此嬉戏。

冯世真摸着容嘉上的后脑，笑容里带着纵容。而容嘉上却又克制住了。他把冯世真拉了起来，理了理她有些乱的鬓角，把她搂在膝上，道：“我饿死了。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你对南京比我熟，知道什么好吃的馆子不，先生？”

冯世真正坐在容嘉上怀里，冷不丁被他叫“先生”，脸颊一下子泛起薄薄红晕。

“哎，别这么叫呀。”

“那怎么叫？”容嘉上戏谑道，“叫你先生不对吗？那叫你什么？达令？宝贝？”

冯世真捧着男人英俊的脸，用吻封住他可恶的唇，片刻后哑声低语：“嘉上，你要乖。”

这下换成容嘉上轰地红了脸。

冯世真得意地大笑着，把他从沙发里拽起来：“走，我带你去吃刘一刀家的花雕醉鱼！”

冯世真到底在金陵读过几年书，对当地还是比较熟悉的。她带着容嘉上去了一家颇有名气的老字号饭馆吃晚饭，点了店家的招牌菜，叫跑堂的温了酒。

天寒地冻，温热的酒下了肚，涌上一股暖意。这里不是上海，两人也心照不宣地只字不提上海的人和事，开开心心地吃饭谈笑。冯世真拣了一些念书时的趣事说给容嘉上听，容嘉上听得津津有味，又说了些自己在重庆的生活。

“学校靠山，阴冷潮湿，同学们大部分来自重庆地区一带市民家，少部分是我这样被家庭排挤的孩子。”容嘉上回忆着，倒没有什么怨气，“从学校后门出去后，有一条小路能上山。我们总爱趁教官不注意的时候翻墙出去玩。”

“山里有什么好玩的？”冯世真是在平原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对大山也十分好奇。

“男孩子们主要是去打鸟。”容嘉上笑道，“尤其我们学会用枪后，就用零花钱从猎户手里买来土猎枪，周末就进山打鸟、打野鸡，然后在溪边烤着吃。不过后来有一次枪出了差错，把一个高年级的男孩的脸炸伤了。后来我们也不敢乱玩枪了。”

“学校里的生活呢？”冯世真问。

容嘉上笑道：“枯燥，但是确实学到了很多。教官对我们很严格。如果能克服那种反叛的心理，那么你会明白，教官们其实都是为了你好。况且我在学校里还是很受优待的。毕竟我还姓着容。”

“被欺负过吗？”

“当然。”容嘉上握着冯世真的手，“我性子其实挺冲的，又傲气。尤其是刚去头两年，桀骜不驯，于是惹了高年级的学长看我不顺眼。我们经常约了去学校西门外的树林里打架，还被教官抓到过，全部都记了过。”

“朋友呢？”冯世真撑着脸注视着他，姿态犹如聆听情话的少女。

容嘉上同她十指紧扣着，温柔地看着她，说：“不打不相识的朋友有好几个，现在也都还保持着来往。你别笑，但我真的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我相信你。”冯世真笑嘻嘻，“那么有趣，难怪你舍不得回上海。”

“可幸好我还是回来了。”容嘉上亲了亲她的手，“我不回来，怎么遇见你？”

冯世真觉得一簇电流自被亲吻的那片肌肤窜过全身，整个膀子都在发麻。她轻声说：“你信不信，如果有缘，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相遇的。”

“我信。”容嘉上说，“到时候，我会去找到你，走到你面前，请你跳舞。”

冯世真想了想，问：“我一直都很好奇。当初我在舞厅里请你跳舞时，你是什么感受？”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容嘉上说，“你的目光坦荡荡，像是没有云遮着的月亮。我看着你的眼睛，就什么都不想了，只能跟着你走。我记得你很紧张，其实我比你更紧张。我怕我舞步笨拙踩着你的脚，怕被人嘲笑。我使出浑身解数，有生以来第一次那么认真地跳舞。”

冯世真被逗乐了：“你居然会怕被嘲笑？”

“我有很多害怕的事。”容嘉上说，“我怕我太年轻，撑不起容家；我怕做出错误的决策，失去下属的拥护；我怕我变得像我父亲一样，在争权夺利中迷失了自己。而我最怕的是失去你。世真，你不知道，你是我的光。我每次看到你，就有一种摆脱梦魇醒过来的感觉。只有你能提醒我不要忘了梦想，只有你一次次来到我身边，救下我，把我从悬崖边上拉回来。所以，世真，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快乐。”

“我知道。”冯世真轻声说，“那你知道吗？我撒过很多谎，多到我都记不住了，多到连我自己有时候都分辨不出真假。但是，当初我第一次在舞厅里见到你，我不知道你是谁，却一眼就喜欢上了你。这是真的。”

“我知道。”容嘉上微微歪着头，温柔一笑，“世真，我也爱你。”

吃完饭出来，外面的天空不知何时飘起了牛毛细雨。容嘉上把贝雷

帽扣在冯世真的头上，用大衣裹着她，沿着长街往酒店走。也许是晚饭的红酒让他们都有些醉了，两人顶着旁人的目光，一路大声说笑，旁若无人，向全世界宣誓自己的快乐。

“最喜欢什么颜色？”

冯世真想着：“红色和蓝色。你呢？”

“绿色。”容嘉上回答，又问，“喜欢听什么音乐？”

“喜欢听梅先生的戏。”

“我喜欢西洋的交响乐。”容嘉上自嘲道，“比起别的在国外长大的公子哥儿，我算是最土气的。大概因为这点，我格外稀罕西洋的玩意儿。”

冯世真被他逗得直笑：“那你第一次和女孩子谈恋爱，是什么时候？”

“十七岁那年夏天。”容嘉上毫不遮掩，“你呢？”

冯世真也很坦然道：“念女中的时候，偷偷喜欢过教我们英文的老师。”

“你居然喜欢穷酸教书匠？”容嘉上叫道。

“我就是穷酸教书匠！”冯世真伸手掐他的腰。

“先生饶命，我错了！”容嘉上笑嘻嘻地躲，又伸出手臂把年长的情人紧紧拥进怀里，吻着她的额角，“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从今以后，你只准喜欢我一个！”

冯世真被年轻男子热腾腾的体温包围着，呼吸里全是男人身上清爽的古龙水的气息。她觉得微微晕眩，像是中了咒语似的，容嘉上说什么，她都跟着点头。

“脑子里只准想我一个人。”

“嗯。”

“要觉得全天下只有我最帅气。”

“好。”

“每天至少要亲我十次。”

“这都能计算……好吧。”

“还有，还有……”

容嘉上絮絮叨叨，浓长的睫毛上沾着雨水，英俊的面孔焕发着光。冯世真情不自禁，踮起脚尖，搂着他的脖子，用吻封住了他说个不停的

嘴唇。

帽子滑落，掉在湿漉漉的地上，可专注接吻的两人谁都没在意。

路人经过，发出不以为然的啧啧声。

两人气喘吁吁地分开，呼出的气息在寒冷的雨夜里凝结成了白雾。冯世真抬手碰了碰容嘉上湿润的睫毛，手随即被握住。雨滴变大了，容嘉上脱下外套罩着冯世真的头，拉着她朝酒店跑去。

他们嬉笑着冲进了酒店大堂，在旁人的侧目下拉着手跑进了电梯。电梯里只有他们俩。容嘉上已忍不住将冯世真推在墙上，低头狠狠地吻她。

冯世真又兴奋又紧张，生怕有人进来看到。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这么放浪形骸，像是无意中从身体里释放出了一个张狂的灵魂。她花了极大的力气才哄住了容嘉上，一直等到两人走进了房间，就被男人一把抱住压在门板上。

冯世真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力气烟消云散。她浑身酥软，任由男人一步步侵占，而自己只能回应以喘息和战栗。

容嘉上甚至来不及脱去彼此的衣服，抬高了她的腿挺身进入。冯世真靠在他的肩上轻声喘息，随着顶撞断断续续地呻吟着。他们拼命地亲吻，身躯紧紧纠缠着，汗水从每一个毛孔里涌出来。那随着疼痛而来的巨大的愉悦让两人都有点乱了手脚，耳朵里都是一片嗡嗡乱响。

一阵天旋地转，冯世真被放在了沙发上。容嘉上直起身，嘴角噙着笑，一件件脱去身上的衣服。

衣服下有着饱满而坚实的肌肉，那已是成年男子强健的体魄。容嘉上脸上那些曾经稚气柔软的棱角也不知在何时已被磨得锋利硬朗，整个人犹如急待出鞘的剑，正在剑鞘中嗡嗡鸣响。

他的肌肉有着经过长年累月锻炼后的精悍洗练，浑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线条流畅，双腿笔直修长，充满了让画家顶礼膜拜的美感。

“好看吗？”容嘉上问。

冯世真满脸通红，却诚实而坦然地回答：“好看。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

容嘉上却因这句话浑身肌肉猛地绷紧，都有些受不了了。他扑过去紧紧抱住情人，用力吮吸着她的唇，狠狠地把硬热顶进了她的湿润软烫

之中。冯世真在他的身下颤抖着，仰着头发出难耐的低吟。容嘉上咬着她修长的脖颈，在那片雪白的肌肤上留下一串红痕。

“这样呢？喜欢吗？”

“喜欢。”冯世真汗湿的指尖描绘着容嘉上清俊的轮廓，唇印在他的额头上，“嘉上，我是你的……”

这一刻，容嘉上冲动得几乎想哭出来。他恨自己太年轻，自制力远没自己以为的那么强，他觉得要是再让冯世真多说几句，自己怕就要忍不住了。他都不知道这个女人居然这么会撩拨人，轻易就能让他疯狂。

“嘉上……”冯世真迷乱地吻他，“我喜欢……”

“别再撩我了！”容嘉上赶紧吻住了身下人的唇，封住了那些会让他失控的话语。

冯世真用蒙着水雾的双眼注视着他，微微一笑，像是一朵牡丹悠然绽放。

容嘉上终于丢盔弃甲，放弃了从容的步伐。当两人之间的最后一片衣物滑落在地毯上，他俯身拥住了那具汗湿柔软的身躯，投入无边欲海。

一场狂欢一直持续到深夜。床铺凌乱，浴室里水声淅沥。

浴缸里，容嘉上靠在冯世真的怀中，一脸餍足和慵懒，像是一只吃饱了的豹子在主人怀里撒娇。冯世真在给他洗着头，动作轻柔，两手沾满洁白的泡沫。

“话又说回来，”冯世真忽然开口，“你就这样跟着我跑到南京来，你家里的事怎么办？你爹不是还躺在医院里吗？”

容嘉上睁开眼，说：“你不用担心，我都安排好了。”

“我怎么会担心容家？”冯世真轻声嗤笑，“只是，芳林和芳桦她们还好吧？”

“我还要谢谢你救了芳桦。”容嘉上拉住了冯世真的一只手，按在胸膛上。

“我不算救了她。”冯世真把手抽了回来，“如果能再早一点，她根本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伤害。”

“你已经尽力了。”容嘉上转过身来，“我是她的大哥，保护她是

我的义务。她受伤，是我的失责。她告诉我你解决了那个侮辱她的人，但是你应该知道，这个仇并不能就这么算了。”

冯世真低着头不说话。

“看着我，世真。”容嘉上捧起她的脸，吻了吻她的额头，“这是容家和孟家的恩怨。你没有做错什么。”

冯世真勉强笑了一下：“我现在就在犯错呢。”

容嘉上说：“我是你的错，你却是我所做过的最正确的事。”

“你才活了多少年，现在用‘最’这个字是不是太早了？”冯世真笑着打开花洒，给容嘉上冲去头上的泡沫。

这一夜，冯世真睡得很沉。男人年轻健壮又滚烫的身体拥抱着她，带来一股难以描绘的舒适与安心。她第一次在男人的臂弯中沉睡，却又像已经做过千万次一样自然。好似他们原本就在一起，只是中途把对方弄丢了，然后经过千辛万苦，又将彼此重新找了回来。

天蒙蒙亮的时候，闹钟响了。

冯世真刚动了动，容嘉上就越过她的身子，伸手把闹钟关了。

冯世真迷迷糊糊地说：“要起来了……去浦口赶火车……”

“不急。”容嘉上用手臂禁锢住了她绵软无骨的身躯，一下下吻着她的唇，像个饥渴了一夜的人终于得到一碗甘露。

冯世真觉得自己好像浸泡在温暖的泉水之中，浑身懒洋洋的，身体里涌动着酥麻惬意。她满足地叹息，抬起手搂住身上人矫健的肩背，任由自己被一股强劲灼热的力量贯穿。

清晨的欢爱温柔缱绻，尽是亲昵的耳鬓厮磨，碎吻低吟。容嘉上耐心而细致地做着，在室内朦胧的光线下凝视着身下人脸上的每一个细微表情。他像是在弹奏一首晨光曲，又像是在品味一道最精致的菜肴，虔诚而认真，用身体去感受神给予自己的恩赐。

冯世真在潮水的冲刷中喘息着，半睡半醒，觉得好像在做梦，直到高潮来袭，像一柄利刃刺穿胸膛，激起剧烈的反应。

容嘉上紧绷的背脊上布满细密的汗珠，两人气喘吁吁地紧紧相拥，良久无语，回味着那美妙绝伦的余韵。

容嘉上食髓知味，到底精力旺盛，没过一会儿又缠了上来，在冯世真身上舔来拱去，像是个找吃的小狗崽似的。

冯世真有些哭笑不得，又舍不得推开他，只得柔声哄道：“我真的要去赶火车了。最迟，后天也得到北平才行。”

“不用这么麻烦。”容嘉上的手指把玩着一缕发梢，笑道，“北平冷死了，我们先在南京多住两天。我有法子让你准时到北平。”

冯世真不得其解，还想进一步询问，容嘉上却俯身堵住了她的唇。

到最后，冯世真果真被容嘉上半哄半拉地留在了南京。

南京不如上海繁华，但到底是古都，底蕴浓厚。冯世真还是稍微计划过，觉得他们白日里可以去走访一下名胜古迹，尝一尝当地的特色菜肴，才不枉小住两日。可是所有的计划到了容嘉上那里全都打了水漂。

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初尝云雨，又深深相爱，很是有几分不知节制。

容嘉上只知道吃饱喝足后把情人往床上一扑，就什么都不管了。冯世真最初还试着抗议两声，却发现自己的强势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而爱又让她对容嘉上格外心软，忍不住想去满足他所有的需求。

天什么时候黑了，又什么时候亮了起来，通通不知道。只知道爱人的眼睛在黑暗中是那么明亮，只知道没有光也能描绘出对方迷人的轮廓。

身体会疲惫，可是心里却总揣着一份急切。急切地想要再靠近对方一分，急切地想再索取一点什么。谁都不知道分离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可他们都知道这样的日子是过一天就少一天。

所以每次欢爱就像没有来日一样。畅快无拘，奔放投入，抵死缠绵，仿佛要这样走到世界的尽头。

在这个无人认识他们的城市里，他们无拘无束地度过了短暂的两日。

到了第三日早上，冯世真坚定地推开了又蹭过来求欢的情人，起身更衣，收拾行李。

容嘉上半躺在床上，看着冯世真脚步轻盈地在房间里走动。她穿着一条单薄而宽大的旗袍，走动间纤细窈窕的腰身时隐时现，引得他的血又有些躁动。

这几日的相伴，让他对冯世真多了许多以往从没有的了解。就像一

直远观着一幅美丽的画，如今终于可以走到跟前，看清了画里的笔触和细节。

冯世真喜欢蓝色，衣裙多是这个颜色。她喜欢吃辛辣的东西，吃湖南菜也面不改色。她除了打得一手好桥牌，还会弹一点钢琴。她不像别的女孩子那样喜欢研究衣料、香水，她喜欢数学，闲着没事就解题玩，还喜欢外国的悬疑小说。他们俩总是在缠绵的余韵里依偎在一起，争论着书本里的凶手究竟是谁。错的那个人就要甘心受罚。

冯世真身上有一股宁静沉稳的气质，让容嘉上觉得非常安心。好像和她在一起，时间都放慢了，那些让他焦头烂额的事突然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他守在冯世真身边，像是沐浴着阳光的树，枝叶舒展，欣欣向荣。

冯世真对着镜子化妆，抹上了昨日容嘉上在百货商场里给她买的一支颜色娇艳的口红。容嘉上走到她身后，搂住了她，温热的唇印在她微凉的脖子上。

“别闹了。”冯世真忍着躁动，哑声说，“我要再不去北平，我大哥收不到我的电报，会担心我的。”

容嘉上含糊地“嗯”了一声，说：“我陪你去北平。”

冯世真惊讶地转过身去：“你还要跟着我去北平？那上海的事你就真的丢下了？虽然我并不在意，但是你爹现在正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吧？”

“他醒了后，我的人会通知我的。”容嘉上把冯世真转过去，给她戴上项链，把她整个人拥在怀里，望着镜子里难舍难分的两人，“我一切都心里有数。你只需要允许我陪在你身边就好。”

冯世真抬手，轻柔地摸了摸他的脸，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时下从上海去北平，并没有直达的火车。旅人北行，先去南京，坐渡船过长江，从浦口坐火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去北平。如今冯世真被情人留了两日，预计到北平的时间就会晚两日。不过容嘉上说他能解决，也并不是夸口。

容家的司机开着那辆崭新的小汽车，驶入了南京小营机场。

这是个阴沉的冬日，寒风中时不时夹着一丝冰凉雨滴，带给人不经意的轻颤。云一般的雾气在荒凉的郊野上飘荡，远远望着犹如一张抖落